

散文

存在过的虚无

■孙青瑜

我读《暗店街》时,《暗店街》已经得了龚古尔文学奖,算是圈子名著。只是这个“圈子”细究起来相当小。也就是说,我读《暗店街》的时候,《暗店街》还属于圈子文学的非名著,一晃快二十年了。有时候在书柜无意间碰到它,我总会怀疑我是不是真的读过它。每次看到书脊上的名字,我总会想高中时代那一个个秉烛夜读的场景是不是真的存在过。因为对很多书,我已经没有任何阅读记忆!

其中被遗忘的就有《暗店街》。

《暗店街》从“非名著”一夜之间成了风靡世界的名著,就因为一个奖,这个奖叫诺贝尔文学奖。在它公布的那一瞬间,就注定着这部“圈子文学读本”已经成了历史名著,从公布的那一瞬间,它就变成了一块火红的烙铁,带着“胜者为王”的蛮横和霸气,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,烙在历史的记忆里,当然,帕特里克·莫狄亚诺也从圈子名人一夜间跃升为世界名流和历史名人。

这就是诺奖的力量。

由此可见,人和书的命运是一样的,潜在价值与显现价值之间的转换,充满着变数和不定性,几位诺奖“陪跑人”的屡屡失利,以及“众望所归者”的失意,都属于追寻路上的悲凉和无奈。固然人人心中皆知作家的价值不是靠奖说话,可事实是,很多时候,它一直在靠“奖”说话。

如果当时《暗店街》获的不是龚古尔奖,而是诺奖,我少而无知时读它,潜意识一定会反复叮嘱自己:这是一本名著,是得诺奖的名著!多年之后,当我在书柜里一次又一次碰到它时,自主记忆里一定会牵出很多关于它的

印象。可惜,它当时只是一本非常普通的外国文学,我把它忘了,而且忘得理所当然!是因为它“普通”,还是因为我少年无知以奖断文?

前几天帕特里克·莫狄亚诺突然成了诺奖的新科状元,他和《暗店街》一道从“普通”里破壳而出,跃身成了特别中的特别、优秀中的优秀!当“帕特里克·莫狄亚诺”从屏幕上映入我眼眸时,我甚至怀疑我是不是真阅读过他的作品。按照我的阅读量来说,应该读过,就算没读过单行本的著作,也该在《世界文学》、《外国文艺》、《译文》等杂志见过其作其人。可事实上,除了《暗店街》这个常在书柜里看到的书名之外,我一无所知,包括帕特里克·莫狄亚诺。

这与势利无关,是优胜劣汰掌控下的“自主记忆”和“非自主记忆”的问题。

人的自主记忆和非自主记忆,与优胜劣汰的历史一样,遗忘的都是普通中的普通——很像《暗店街》里寻找的那些对象,时间早已将他们曾经的存在化成了虚无和空白,“我一张张翻看戴尼丝、弗雷迪、盖伊·奥尔洛夫几个人的照片,随着海轮继续航行,他们几人渐渐丧失了真实性”(《暗店街》第四十四章)。肉体幻灭和肉体迁移留下的虚无感,随着“海轮继续航行”会降临到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身上,甚至三代以后,在我们自己的子孙那里都免不了成为虚无和空白。遗忘的悲哀,是我们一茬又一茬普通人无法摆脱的命运。而拒绝被遗忘的唯一的途径就是努力从平凡成为非凡,像孔子老子韩非子,张飞张桓汉武帝,他们的后代很可能不知道爷爷是谁,却对“名人”祖先亲之又亲,三句话不忘炫耀:“我

是某某的第几代玄孙!”

由此试想,如果《暗店街》中“我”寻找的对象是社会名流,肯定不会有《暗店街》这本书,以及很多“寻找”类小说的诞生。正是因为寻找的对象是芸芸众生,是普通人,无果的寻找和寻找过程中的悲凉感、凋零感、无奈感,以及存在的虚无感也随着“寻找”一块儿涌来,呈现出多维的表达空间和意向空间。什么“凤凰台去凤凰游,凤去台空江自流”、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”、“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”,不正是帕特里克·莫狄亚诺在第八章中所说,“我们都是‘海滩人’,在沙子上的脚印,只能保留几秒钟”吗?



诗四首

■程勉杰

梦春

犬戏麦田五寸高,紫燕沐风掠柳梢。
谁家佳人携娇子,手牵筝线尺尺高?

咏菊

黄花满阶遍地金,淡淡香气夜撩人。
花不妒梦梦自醒,时值深秋胜似春。

山中行

雾霭漫阶梯,空翠染客衣。
幽径迷蒙处,巅峰一声鸡。

浣纱女

临溪浣纱女,芙蓉水底开。
游鱼争相窥,疑是蟾宫来。

为南水北调工程 中线贯通书

■靳学堂

一水飞落京津间,恰似银河南北连。
碧波荡漾泽世人,欢快跳跃乐两岸。
长江黄河手牵手,华中华北肩并肩。
我笑天公紧锁眉,人间何惧怕干旱。

一个玩笑

■葛有杰

那事发生在初三的下半年。

我和付宝华决定与汪正义开个玩笑,把他的“诺基亚”藏起来。这小子太猖狂了,拿个手机四处炫耀,一下课,就用手机放音乐,好多女生围在他身边。我俩就是看不惯他那副趾高气扬、得意洋洋的模样。

没办法,他爹是大队支书,家里条件好。在当时,手机可是个稀罕玩意。全校就两部,他一部,校长一部。

汪正义性格大大咧咧的,手机很随便地放在书桌内,谁都可以玩。

一天上早操前,我和付宝华偷偷地把汪正义的手机给拿了出来,用纸包好,藏在门后的垃圾筐内,等着看他着急的样子。

上完早操,汪正义一点也没有着急,径直过来朝我们要手机。他说我俩作案的过程有人看到,就是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了。

到了这个地步,玩笑也没有必要开下去了,我和付宝华就去门后的筐内找手机,筐内竟然没有手机了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,我们藏好手机后,有人偷偷把手机给拿走了。

问题是,我和付宝华是在跟汪正义开玩笑,而拿走手机的那人却不是跟我们开玩笑。我们马上把情况向老师汇报了,学校调查了两天,也没有调查出个结果。

汪正义倒也没有让我们赔手机。可手机确确实实是我俩给弄丢的,不赔他手机别人就有可能认为是我俩偷的,我俩也无法面对汪正义。我俩去手机店打听了那款手机的价格,600块。我和付宝华商定好,一人300,买个手机还给他。

300块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,不是小数字。怎样才能挣到300块呢?向家里要?绝对不行,只有自己想办法了。

期末考试结束后,我就瞒着家里人去县城打工,给人家发传单,一上午5块钱。在发传单的过程中,我发现传单上有许多错别字,句子也不通顺。我把传单上的错误给更正过来,又添上几句自己的话,拿给老板看。老板看后很满意,一下子给了我30

元钱。

我又发现许多商家的宣传单都大同小异,除了商品名称、价格不同外,其他的都差不多,因为他们的宣传语都是让打印社写的,打印社为了省事,用的都是一个模板,没有新意。

于是,我挑选几家大的饭店、影楼、服装专卖店,结合它们的特点,发挥我在作文上的优势,写了许多有创意的广告语,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白纸上,以每份25元的价格卖给他们。有几家用了我的广告语,生意确实比以前有了好转。我的广告语生意也慢慢好起来。

后来我又跟几家复印社联系好,让他们给我拉生意,每单给他们提成5块钱。

我一般是早上去复印社拿单,上午去商家参观,下午写稿。不到一个月,我挣了1000多块钱。

付宝华不知用了什么办法也挣了300块。我俩把那款手机买了下来,给汪正义送去。

汪正义没在家,去了新疆,听说不回来了,准备在那儿上学。我们把手机给了汪正义的父亲。还了手机,我俩心里轻松了很多。

10年后,我成了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,业余写点文章,还出过两本畅销书呢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碰到了已是副处级干部的汪正义,向他提起这件事。他惊讶地说,你们真的赔我手机了?你不知道,手机就是我拿走的,当时,我也想跟你们开个玩笑。

哦,我的天,这个玩笑开大了,付宝华为了凑齐赔手机的300块钱,偷了村里的羊去卖,现在他是一个惯偷。

说完,我们都沉默了。

诗词四首

■周志

无錫

杨柳依依春草青,不胜江南烟雨情。
那日初逢人何处,魂牵梦断一缕萦。

玉阶怨

夜半清熏月含香,心字燃尽梦犹藏。
轻纱露凝玉阶侧,雁去不觉秋水长。

浪淘沙

夜断秋水长,残梦未央。空留月色
一帘香。更深斯人何处去,只觉沧桑!
别来可无恙,万段忧伤。无奈辛酸与谁尝。
山影路畔萦晚雾,又惹思量。

浣溪沙

霜染荷碧叶凝,遙遙月色水中清。
只问今日与谁行。青葱未远今犹在,
镜里容颜莫凋零。何事此时不多情。



云 (外一首)

■李国印

云儿有很多梦
一朵一朵的或单或双
千姿百态五彩缤纷的
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的
还有看什么像什么的
如梦如幻
有时风把云儿吹到半山坡
半山坡上就会飘来“咩咩”的叫声
有时云儿不小心遮住了月亮
郊外或村后的小树林里
就会响起银铃般的笑声
有时云儿聚成乌云下起雨来
干渴的大地也会报以丰收的喜悦
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
云儿怀抱着斑斓的梦想
积蓄着五彩缤纷的能量
云儿感激宇宙
因为宇宙容纳了它
它才有了更多的梦想
我在想 如果我是一朵云多好

人生

人生就像一部书
书籍等身
只是装饰着别人的书架
一首小诗
却能留传千古

小小说